

顧端文公年譜

年譜述

先曾祖端文公晚居東林門人有以年譜請者公曰孔子大聖人其自敘只吾十有五數言耳余何人敢侈然效宋大儒之所爲也偶憶幼時趨庭就塾諸事拾片紙記之自始生至十六歲隨意撮錄今此稿尚存篋中

先祖夔州公於崇禎丙子秋以戶部郎拜守郡之命辭歸養母部題有清慎勤剛沾官箴孝弟慈克傳家學二語時稱實錄聞居好稱說端文公言行以爲後世子孫模範先君子受而錄之此全譜之所繇輯也

先君子幼侍端文公及弱冠掄魁久已潛心理學此譜雖問出夔州公口授然精蒐確核倍費苦衷惜乎原本散佚所存者什不及一貞觀少嘗受讀四十年來僅能約略大都茲用遍考羣書勉加補訂釐爲上下前後四卷

菰川張隱君力贊成之邑父母徐侯欣然佐刻誠爲表章之一助云

是譜纂於甲乙改革之時先君子慮世遠事湮而作也書法義例多芻見他稿一仍其舊罔敢少更至萬曆庚戌辛亥奏章因難備載故僅錄諸賢中知己數言而原稿止崇禎間以後名家評贊概容另集

端文公誌傳行狀係當日名賢碩交手筆僉極周詳而其中有一二未遑訂定者如寐言記南臯鄒先生告假見麓蔡公方署部篆在癸巳任考功時而傳作丙戌封司事銓政自記內閣屬推羅宗伯太宰不從婁江問誰爲此議趙少宰曰顧驗封而傳狀俱作顧稽勲今悉僭加改正以從畫一

端文公所著諸書已刻者小心齋劄記涇臯藏稿大學重定大學質言大學通考當下釋東林會約東林虞山南

岳經正明道仁文志矩諸商語以俟錄制義策論等未
刻者證性編還經錄桑梓錄識仁答語學庸說論孟說
略周易集解銓政記自反錄存贖嘉言編善行編其未
就之書則晚年所集五經餘及命丁長孺作孔氏淵源
錄二種後夔州公重刻涇臯藏稿名顧端文公集微有
增刪先君子做近思錄刻端文語要皆精探劄記商語
諸書中至要語也貞觀留滯京師越七年抱痛南還則
累世縹緲梨棗已與劫灰同盡惋悼何云年來刻證性
編還經錄東林會約皆卷帙之最少者王司農幾菴屬
馬中丞見五刻劄記於武林餘尚未能悉付劄劄并書
以志愧

小心齋劄記昔賢謂與讀書錄相表裏先君子西疇日抄
又與劄記相表裏向已板行先君子生平著述甚多今
存者千百中之什一而已尚其他日勉圖表章

五經餘義例久載西疇日抄頃忽見高氏書目復東林公
啓久載涇臯藏稿頃忽入高子遺書又端文公東林會
約首列朱夫子白鹿洞規前後文理截然而刻院志者
忽於洞規之前增顧涇陽先生曰六字殊不可解真覺
盡信爲難惟有道者正之 貞觀謹識

顧端文公年譜

卷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道尊乎統學定乎宗統不一則嫡系混於餘分
宗不明則聖真奸於曲說朕觀閣豎用事士大夫毀
廉撤隅靡然從之使有道德立之儒風率於朝何
以至是朕用睠懷先型特嘉追尚爾原任南京光祿

寺少卿贈太常寺卿顧憲成德量淵凝文情泉湧豈
巍科是重行絕學是肩居玉衡金鏡之司著秋月冰
壺之韻事關國本一疏潔身迹遠權門三黜表直於
是張孔孟之幟橫濂雒之旃時看魚躍鳶飛不問猿
愁鶴怨痿痺療而一氣畢通籬棘除而八荒我闡大
道不蕪於好徑庸德豈孤於鮮能然而庭峻則招讒
望隆則見嫉至聖不免輓近可知生旣觸邪焰以遮

遭歿復罹璫威而晦蝕朕企泳前英期登覺岸想高
風之可挹嗟耆碩以憇道不有長夜之埋沉莫致中
天之顯遂茲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嗟乎
道如無息之兩曜不舍且昏學如無翳之雙眸難容
塵屑必窺正體方有真功而奈何以爝炬笑貞明桔
槔誇洪潤哉朕將博採廷評廣稽輿論謚典祀典次
第褒崇不磨者奚止節義文章可望者正如日星河

岳絲綸式貴俎豆增光

制 誥

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之 寶

先端文一生三奉 恩綸至是首稱道統學宗中
推孔孟濂洛其於聖真嫡系正體真功三致意焉
末更諄諄俎豆褒崇之典 文廟從祀所需者廷
臣一疏上請耳十四年禮曹始列公名并嘉靖以
前諸儒彙請增入兩廡 上嫌開列人衆著候旨
行然追誦 制詞曷敢忘異數也敬用謄寫冠於
編年若志傳以下諸文金出名賢洵爲實錄附見
一二俾閱者知是譜之信而有徵焉 樞謹識

墓誌銘

以下金從刪節

吉水鄒元標

常論世非無談藝者自公經義出遂以爲王瞿復起握管者却步世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遂以爲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闢遂以爲濂洛更甦虛驕者愧恥公雖不得盡其用然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宗社遠猷卽寤寐語夢覺間惓惓不忘國家夫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謂公一日樹千百年計可矣鄒子於公有餘慨焉公之上書右沈司馬李司徒及銓曹諸事原不爲一人一事起念又官從大夫後與山林上書者不同世遂有不浚惟公者公常致書曰近從千磨百鍊逼出真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友人觀摩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駘轍爲末學計者能

不孰數公軌行令後世有所師承焉銘曰世運昌明公揚於廷世不我與公投於林有鳳九苞嘖嘖其音四方來儀異地同心匪曰好我墜緒是尋手挽長河力破重陰倚歟我公如玉如金不泯者行洋洋者神是耶非耶吾道陸沉我銘匪諛天日鑒臨

墓碑

高邑趙南星

余自壬午與顧公同爲戶曹顧公已講學矣余樸鄙任真公乃厚異之癸巳余筦京察之役公再入銓部時也其教我甚多余被罪公與李公復陽同疏救之不理無何公亦削籍去太倉再被召公倦倦望之爲善及所上福清富平書望之破囂錄善去私効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可與言否也時貴以其異已遂

詎及講學者夫無論其講學第觀公弱冠通籍二三相國皆同鄉愛之江陵死卽拔之要地公救失爲報無姑息之意二三公者見爲負心恨不可解此固超出恒情萬萬矣其於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竟至罷官其居家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鉅細無不爲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一事之美一節之立不足以稱之豈非慥慥君子哉嗟乎顧公不死可也然死可矣

傳一

長興門人丁元薦

先生之學以性善爲本體以小心爲工夫季時問曰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亦可言無善而至善至善本無善否先生曰無善無惡原是一句話通得無善通不得無惡通得無惡通不得無善便非究竟義今以

無極而太極爲案猶可曰無善而至善試以無善而至善爲案亦可曰無惡而至惡乎以兩極字合兩善字猶可曰至善本無善試以兩善字合兩惡字亦可曰至惡本無惡乎又曰算來算去只是躬行難世言工夫卽以爲落第二義孔子不曰爲不厭誨不倦乎試思爲何以不厭誨人何以不倦箇中消息最爲微細推勘到這裏聰明才辨一切都使不着然則孔子所謂工夫卽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上者一段光景次者意見其下議論而已此先生救時喫緊語也一時名流雲集馳赴東林之名大振而癸卯妖書乙巳察典清議之士引繩批根憚先生丰采者目攝而心疑之及上閣銓書南北鼎沸先生不辨也善乎高存之之言曰當今而可以化南北之黨者惟先生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庾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爲阱於域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沮

身沒而精光更徹嗟乎其際微矣先生嘗欲作五經餘未就又命薦集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

傳二

宜興門人史孟麟

先生負必爲聖賢之志而才識倍徒等倫自治公車言卽爲海內宗匠其立朝大節有百折不回三軍不可奪者旣而里居講學粹然一歸於正昔司馬溫公以天下安危爲己任明道先生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先生憂時若疾痛衛道如饑渴殆任兩先生之任云先生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義堯周孔所自出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晏聘二氏所自出下之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所自出也辨在毫釐千里異以一木支大厦一柱砥狂瀾苦心哉苦心哉請以俟後之先覺者

行狀

同邑後學高攀龍

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爲體以不激不隨爲用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趙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請託不行枋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爲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歎息痛恨云 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泰之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每自幸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髫鬣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卽有緣而爲利幾敗其名者夷然

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提挈有一長可
取者必力爲表揚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
教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
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猶有前後母嗣嫡之分吾以
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
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試有司必爲通名
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
也當必有矜余而諒余者於子則絕不爲干請 先生
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容膝不知其
他四壁不墜庭草不除帷幔不飾一几一榻敞硯秃筆
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
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無所
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見也又不以成
心逆物嫉惡也又不以己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希形

未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寃抑不告未嘗絕當路
交際而辨貨取之介最嚴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
不叅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其於世也百家衆技當
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技倆不得
而岐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說當無所不造其
微而獨以全力用之於聖學一切元妙不得而岐之故
其詣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
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
故權衡不爽錙銖先生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爲
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爲之推
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
濶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
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
厥始流傳既久分裂失真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

儒此吾道將漢之兆也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驚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臯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亾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

祭文

金壇于孔兼等

賢哉涇陽真丈夫也進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阻之退欲明其道以開天下之迷而命又阻之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進用而莫開元祐之籍以故敬業樂羣之日常軫名賢彫謝之憂一味厚道不忍舊契之招尤而反蒙黨護之嫌以故往來尺牘之中強半引躬自責之語昔文公疾革勉勵諸生曰道理如是止矣幸互相倡率牢固著足也兄之屬意同志想亦如斯嗟乎兄長逝矣事兄之事者尚濟濟其如雲憂兄之憂者尚茫茫其無日兄聞之乎抑見之乎

又

德清章嘉楨

嗚呼先生殆學聖之時而得聖之任者乎夫任豈易言哉有莘氏取子嚴於一介千駟弗視可不謂清往來在

主聖君之間油油然不少介意可不謂和卒也以其清
信天下以其和洽天下而後能成其任天下之德業先
生生平泊素沒齒若寒峻清矣不言而飲人以醇取大
致略細小無人而不欲引之於道和矣至立朝居鄉無
念不在 國家無一言一事不關世教而其學脉宗貫
不雜以禪不岐以元又粹然孔氏家法故曰學聖之時
而得聖之任者也

又

關西李三才

余少年寡識間嘗嬉戲惟公正色相戒勉余向學始令
熟玩諸子潛窺古人檢身之精繼俾博覽諸史歷觀古
人康濟之略事事提撕時時警覺名爲益友實則嚴師
春初猶以書抵余謂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逼出箇真

身子來我爲老兄被諸賢千磨萬涅也逼出箇真身子
來譬如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反得見真色於世亦
如我輩借諸賢之力反得見真身於世諸賢真有功於
吾輩哉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嗟嗟非有大識見涵養熟
能爲此語乎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襲取者乎

又

歸安錢士完
廬陵劉日升

十餘年來士君子居鄉則修名檢有退焉若挽之風立
朝則軌風節有批鱗不避之勇析理則高不入於空虛
卑不涉於功利依然程朱正派 朝廷之上關係大綱
常大利病昌言持之協力擔之罔敢依阿二三其間雖
遇貶斥風力愈勁皆先生有以振之也世之當一官任
一職率能程勞課績顧以用爲用其用也小先生爲當

世所推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幾無以自見矣乃以不用爲用其用也大古來儒者如明道先生年僅五旬有四晦菴先生立朝不過數十日修短貴賤又何論耶

又

潛江歐陽東鳳

先生視身世浮榮若輕雲之散空人間讚毀褒譏若鳥音之過耳惟見國家出一善政登一正人則躍然喜或增一秕政進一奸回則悄然憂聞人有善如得其所欲而愛之護之也人之不善如疾痛在躬而拊摩之也善必以及人如解衣推食於其子弟也此其四海一腔萬物一體真有孔門天下歸仁氣象倘天假之年無論用與不用皆足以破異同而消朋比乃沉疴未愈奪之桂薑巨川未濟棄厥舟航此則天意之不可解者也

又

烏程後學朱國禎

嗚呼先生之存歿與禎之得事先生豈偶然哉丁長孺
每日顧師不可不見未知余胸中原有先生在也及余
從東林講會一見心折再見體可投願爲之死夫余非
知學者知人生本直人性皆善而已余非能講者知師
友當切磋義理當剖晰而已余非知先生者知其統一
聖真獎進來學爲今之元公文公直接尼山真傳而已
先生之道光明粹白如日中天十年來一人主盟四方
風動漸道德仁義之場被範圍裁成之澤而先生謂斯
道甚大宜化彼我泯形迹必煅煉一番剝落摧折存此
一段精光於萬世而時流果然奮筆欲散其名存其實
名豈先生之得已哉惟不好名故依庸以歿齒避世以
覺人作興同類以維不盡之脉其它固非所惜也夫學

亦何常之有近世大都以禪爲根禪之精者爲聖而粗者流入於無忌憚賊人心壞世道此先生之所以憂而不得不講也今先生歿矣人旣云亾會亦尋廢而二三同志猶能嘿嘿躬行以守遺訓異日必有過而以太牢祀者而余何戚戚之爲

又

寶鷄後學張舜典

先生道高而氣直學濶而養邃濂溪圖太極而後人未免生異議自先生有論而異議息矣考亭兼知行而過高者則以爲拘滯自先生有論而考亭知尊矣文成倡良知而固執者則以爲元虛自先生有論而文成益信矣論識仁而識之於當下則無不明之仁論體仁而體之於當下則無不存之仁蓋先生之學易簡直截而又

言一
渾融圓通可謂紹述濂洛而直接洙泗之統者矣

又

高攀龍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生者
斯爲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
奪謂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爲大人乎先生之學大無不
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以明善者滅善故如
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辨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
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緝民彝之一綫見不善人之傷
善以爲是絕國家之脈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疾呼如
衛父兄而扞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
類而破大道之鍵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一莞具
千古之腹含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不

足礙其寥廓具千古之骨其於世俗蕩巢夷窟苟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於毛髮此則先生所以爲大而莫之與越嗚呼吾於世而未始見似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餘歲而文章理學氣節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名泰伯來而梅里片墟闢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涇臯撮土萃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爲私百年爲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爲先生悲顧哲人之萎士將疇依使吾儕貿貿焉如孩者無提而不立如瞽者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摧有氣如靡乃吾之所自爲悲

又

同邑後學劉元珍

天地有正氣有秀氣有淑氣夫人而得其一已足以翊世教培元脉矧兼儲並擅如我先生者乎吾國藉先

生砥柱吾鄉藉先生正鵠吾道藉先生樹闢而秉鐸先生辭榮若免而懨懨憂時試讀寤寐兩言閣銓三劄忠君信友何等肝膈先生沒而有能摧權炤持平衡獨立不懼者幾人此爲吾國憂而痛先生者一俗之漸人吳會彌甚先生康頑立懦轉移之妙人世不知而精神默默受之先生沒而有能稟先程振流俗以身爲教者幾人此爲吾鄉憂而痛先生者二吾性本善彼以爲無者直欲空本有以濟其無忌憚先生首嚴其辨先生沒而有能翼聖真糾時弊如救焚拯溺之不遑寧處者幾人此爲吾道憂而痛先生者三

又

丁元薦

薦游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矣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而薦所爲先生慟者則爲斯道斯世也近時講

學率以無善無惡爲密諦先生守程朱正宗排鄉愿掃
謬悠亾忌憚之說有不勝其疑與忌者先生屹然弗動
也當路以敢言爲諱羅織禁錮不遺餘力先生退處東
山侃侃不稍隱避側目者傾國而與之對壘先生屹然
弗動也先生論學曰宋人言心畏其不可欺今人言心
幸其可匿也論時事曰得罪天子猶可遁得罪執政不
可遁也此其揀時大指也雖然其淺者也先生析理密
如秋毫不爲穿鑿先生飭躬嚴於繩墨不務矜飾望之
若泰岳卽之如春風勇若賁育退如處子砉然庖解咯
焉嬰兒嗚呼先生歿而後學不得見真儒大成矣先生
歿而長安士大夫不復見豪傑風采老成人博厚寬平
襟度矣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薦能不爲斯道斯世而慟
也哉

又

太倉門人徐鳴皋

先生俯觀風會仰體聖真樹躬行之標以排虛圓之宗
闡性善之旨以塞無善無惡之流而說者曰陽明挾千
聖之肩發萬古之蒙先生奈何出而與之左也噫是惡
知學惡知先生也說者又曰先生之學是矣獨奈何持
國是於長林豐草間乎夫道無無用之體學非獨善之
物仲尼轍環司馬君實將瞑尚籌國事先生不怠天下
之澁心惡可與淺中者道也今而後有憂道忘身如先
生者乎有篤行不怠如先生者乎有立人達人孜孜與
善而鼓舞不倦如先生者乎先生立朝大節表於國史
居鄉行誼筆於家乘當永永不朽而慮有持兩端以議
先生之後者則鄙生之所大恐而亟以一言白之也先
生其鑒之

文集序

同邑門人馬世奇

夫六經者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具焉先生負望人宗位與年概未足亶功德之施然先生之功德則均効之乎言矣能讀先生文而雜蜀之同異可化朱陸之同異可泯子瞻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實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歐陽子之功居多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史稱韓魏公天性好士其人可與雖所不悅亦爲引進聞人一小善自歎不及所用人率以公議士不知出何人門下杜相公罷政家居見賓客必問時事有善喜若已出至所不可憂形於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其責者斯言也人讀先生文而知之然不必盡知之蓋先生之言皆先生之功德也今所需兩楹祔祀之典耳先生文具在知

必有援河津新建諸君子例以請者余少荷先生提獎
惓惓以來護桑榆相屬木之與余異姓昆弟也因重刻
先生集成不揣數言竊比於詩人之小宛

求鄒先生謨墓志銘書

高攀龍

顧先生天所篤生爲吳中開學脉其一段真精神直無
有人我貫徹古今至睠睠無善無惡之辨龍初以爲此
一語可了何用多言及歷世既久而後知此宗畢竟與
孔門差却一綫誠哉不可立教浚服先生之憂淡言切
也或問先生之學已徹悟否龍謂徹悟有二質美者逃
輕悟輕質魯者逃重悟重有悟而我執未盡者有我執
盡而後化者先生窮理精到幾於無我天假之年不日
而化矣於今之世非翁不知其學伏惟椽筆特爲表章

先生所涉於世局者婁江一案四明一案淮撫之案卽
四明之案也拙狀據事直書惟指教幸甚

顧端文公年譜

卷上

男與沐記略

孫樞初編

曾孫貞觀訂補

元孫建封較錄

公諱憲成字叔時姓顧氏世稱涇陽先生亦稱東林先生顧於吳爲著姓元末遭亂譜失相傳自宋將仕百七

公始居無錫上舍里世以貴雄爲德於里中入國學鄉
學數傳至諱廷秀者商文毅公表其墓廷秀子諱珩珩
四子次諱麟公高祖也號如月公子諱緯邑諸生性癖
嗜書落其產號友竹公子侍竹公諱夔字舜臣配朱氏
是生公父南野公諱學字文博配錢氏祖父皆以公仕
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南野公性孝
友儻負氣貌奕奕有神采貧居慨然慕范文正公之

爲人北遊觀 天子都歸徙家涇臯僦廬而帝却美直
歸遺金急人之急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童兒婦女能
道之奔州王公爲讓墓志銘所謂豪傑之士者也子四
人長諱性成字伯時敦樸有古風少作事投母能竭其
力文頭面愧汗曰吾不能行之安能言之遂投筆服勞
以養邑孫少宰高其行給部劄遺以冠帶辭郡邑舉鄉
飲介又辭號涇田公次諱自成字仲時魁岸自喜棄舉

子業治生佐二弟下帷涇水之上灌莽一區經畫四十
年幾成邑聚其才與量有過人者入貲授光祿寺監事
晚而更刻其所爲文號涇白公又次卽公與涇凡公諱
允成字季時海內以比二程夫子謹按家世大概列諸
簡端後從編年以次序公之生平涇凡公附見一二其
間記憶之所及者或有參差所不及者尚須考證望我

後人亟務求爲全帙云

孫樞謹識

後學薛竇填諱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初七日寅時公生

於涇里

庚戌年乙酉月戊辰日甲寅時格載星學正宗

三十年辛亥二歲

三十一年壬子三歲

三十二年癸丑四歲

三十三年甲寅五歲

端靜如老成人

十月二十九日公弟涇凡公生

三十四年乙卯六歲始就塾

師萃峰周先生靖江縣庠生有師模見公坐少欹自起正之公俛首受教先生異之

三十五年丙辰七歲

受大學中庸

三十六年丁巳八歲

師省齋俞先生受論語
是歲贈公遷居石村

三十七年戊午九歲

受孟子及虞書

三十八年己未十歲

受夏書商書周書

三十九年庚申十一歲

師晴湖徐先生是歲贈公復還涇里公讀韓文至諱辨
請於師曰親名當諱耶師曰然後讀書遇贈公諱多宛

轉避之有不得避者輒鬱不樂師語贈公曰此子之志
卓矣但未通方耳如尊名如何諱得昔韓蘄王教子勿
諱忠君得無意乎贈公喜呼公諭之曰吾名學汝勿諱
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吾也孺子識之公謹受命

四十年辛酉十二歲

公始習對聯同塾生多倩爲代師覺之召而詰焉公曰
商量有之代則未也師乃解上不誑師下不訐友聞者
以爲難

四十一年壬戌十三歲

師左峰辛先生

四十二年癸亥十四歲

公日課多有餘稍去而游於諸子百家見贈公好閱南華及龍江林三教諸書請問贈公曰凡讀書不論何書要在立意處接討不然卽六經皆糟粕也亦奚以爲公誦其語終身

四十三年甲子十五歲

贈公貧不能延師命就鄰塾每晚歸必篝燈讀午夜不休兩大人敕之寢應曰諾帷燈默誦往往達旦題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贈公見之笑曰汝欲爲孔顏耶時公意嚶嚶然不可一世嘗疑先師孔子不應泛取硜硜一項人贈公聞而呵之乃止一日見曾哲責子與耘瓜事始悚然收斂

四十四年乙丑十六歲

師澄泉石先生習舉子業師教作破題援筆立就三日
教作承又三日教作起講對比公詩自爲之如宿習然
先生大驚東里雲浦陳公過而試之命題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俄而呈稿陳擊節歎賞遇所知津津道說公名
隱然動一邑矣陳語公曰子貌大似歐陽文忠遺像異
日驗之陳名以忠孝廉官知州最善贈公日久相過從
時贈公僦廬而市義聲著遠近有逸金於肆者標其名
購而返之他日復來投直發之餘三十金意以爲報也
又返之糴者既按價輸之粟矣五日價頓衰追之及於
途而還其羨遠近手額賀顧翁有子也

四十五年丙寅十七歲

穆宗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十八歲

師少弦張先生弟涇凡公亦受業焉涇凡公奇慧頗好弄習舉子業弗善也師商之贈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但不激不奮耳令更他師半歲忽請歸稟繩墨極其端方公問弟何感而遽如是涇凡公曰恐傷兩大人心理曰此是做人根子當與弟共勗之贈公是歲始能置家塾館穀之外餽遺供具富家相詫以爲不及

二年戊辰十九歲

自是歲與涇凡公同肄業

三年己巳二十歲

師原雒張先生贈公爲公兄弟擇師云必欲得文行兼備之士久之始得先生一見卽曰吾觀子兄弟氣貌非區區舉業可了須努力尋向上一著張名子期更名洪少遊唐荆川薛方山兩先生之門其授書不拘傳註直發其中之所自得者有客言劍浦李公教其子讀四書只讀白文公喜以告先生曰朱子絕世聰明却退然自處於章句一字一訓若村學究然誠欲天下後世三尺之童都曉得聖賢話頭做箇好人此天地之心也吾輩如何這等說公曰恐畢竟非上智事先生曰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問六十四卦劾一人曰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語大可味公自是潛心章句一日講論語或問禘之說章公請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先生曰何也公曰假令或人於此再問曰夫子不

知禘之說何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夫子必自有說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論語又一日講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章先生曰子意云何公曰竊以爲寡欲莫善於養心先生曰試舉看公曰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上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先生曰作如是觀方可讀孟子

四年庚午二十一歲補邑庠生應應天鄉試

初少弦師論舉業云此事不可拘拘向佔俾中求原雜師則云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公俱佩服之贈公言子曾見崑崙王山人詩乎當爲子坐進一格因出示其擬杜七歌題淮陰侯廟諸篇公讀之覺胸中廓然文境

日關傳曰先生讀書不作經生見解沈思默識自以心通聖賢之奧於遺文蓋廢枕席者八閱月而後憬然若有得也應府縣試及院試皆第一公作念庭周先生壽序云始先生令吾邑進不肖試之欣然賞異後三試三冠先生每見所提勗皆在尋常之表一日手周元公太極圖說程淳公識仁篇張明公西銘授焉退而習之至忘寢食周名邦傑臨川人

鄉試時上南兵部鄒公龍望書略曰某之走金陵而就試也家嚴呼而謂曰吾有一心事孺子能爲我了之勝於獲雉百倍某跪而請家嚴曰吾所識唐應麒者其父居市中江寧蔣六飾裝而來不知其爲盜也竟坐抵易指以爲贓父逮而亾子逮而繫應麒有母未老有妻未歸母日請於妻之家願返吾聘以贖吾子計聘雖返而贓仍不足以償是爲母者旣失其子復失其婦爲子者

既失其妻且并其身命而不保也此吾之所寤寐疚心也某復蹠而進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顧眇眇一書生何能爲家嚴曰吾已籌之汝受鄒龍翁父母國士知上元葛丞向佐翁丞吾邑聞與江寧令同鄉若宛轉一言事可立白是一言而起一人之生也事白則母得有其子妻得有其夫應麒亦得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孺子識之某謹受命而行老師仁人也敢請鄒得書立白其寃鄒名墀餘姚人

問學於方山薛先生受考亭淵源錄

原雅師是歲館陳公雲浦家公兄弟負笈以從適武進令謝師嚴贈所刻陽明文粹讀而旨之師知公嚮道甚殷遂率公兄弟偕受業於薛薛先生喜呼兩孫數政數教出締交親持考亭淵源錄以授曰洙泗以下姚江以

上萃於是矣異日無忘老夫也公是時頗好言禪又遇元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公反其言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蓋無所不留意而精神所注則考亭一錄也薛名應旂武進人兩孫大薛純臺小薛元臺

娶淑人朱氏

邑處士怡橋朱翁女

五年辛未二十二歲

公自爲諸生卽以文名世坊間所刻諸論皆其歷試冠軍之作也郡守施龍岡先生建龍城書院拔士之秀異

者親課之公與栢潭孫公繼臯迭居第一念庭周先生
歲時致膏火資贈公戒必無受孺子寧以研田養耳自
是連歲授經或家居或應聘弟子日衆其從游最早者
武進吳大叅之龍江陰顧少叅言餘不能詳公自記一
則曰余客鵝湖每操筆爲文到半吐半茹處輒覓一小
艇放之湖心聽其所如四望烟波縹渺鷗鷺出沒咫尺
杳然有千里之勢不覺栩栩欲飛歸而偃臥竹榻少選
起而徐理殘牘淋漓滿紙顧誠不知如何亦往往自得
也施名觀民福清人

六年壬申二十三歲

神宗顯皇帝萬曆元年癸酉二十四歲應應天鄉試

是歲涇凡公補郡庠生贈公進公兄弟命之曰孺子故少顛脫令一旦儼然顯且貴哉驕大之色當不能侵汝但慮汝從市井學象恭歸耳象恭之害人心也甚於驕孺子無然公兄弟謹受命時贈公田廬在上舍者久爲宗人所并公請於堂上書一券與之其人大慚服

二年甲戌二十五歲作學庸說

公於制舉業意殊不屑塾間求示者衆恒以筆墨代口語作學庸說存篋中戒生徒勿爲流傳

三月

二十一日長子與淳生

三年乙亥二十六歲

四年丙子二十七歲八月中應天鄉試第一名

主考汝誠戴公洵奉化人仁甫陳公思育武陵人本房
蓮巖黃公一桂南安人贈公聞報有憂色始公再試不
售贈公以爲喜至是公問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
也贈公曰吾聞士可以貧賤激也激則恥恥則憂憂則
動心忍性長其不能孺子再試有司有司以爲不才而
棄之孺子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驟然爲東
南冠閭閻之人盛容色而矜道之孺子喜矣老人安得
不憂公竦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

九月刻百二草

卽今海內所傳誦之文也行狀曰時先生名滿天下其
爲文章斟酌古今獨闢乾坤如山於岳如川於海而公

謂此非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雒關閩
期於微析窮攘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

十月十二日贈公卒

公哀毀骨立苦塊中兄弟時相語曰吾父奸稱范文正
公之爲人津津不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
分俸佐讀吾父戒必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
兄弟當無失此意

五年丁丑二十八歲

公居憂毀瘠四方來學者僦居以待其出因勉起教授
諸門人無籍可考惟鎮江錢應婁應旂見文集中

六年戊寅二十九歲葬贈公於涇西之新阡

贈公之喪逾年始得吉壤至是葬焉王公世貞譔墓誌
銘
宜興史孟麟來問學孟麟字際明於諸門人中最親後
長諫垣歷卿寺建言講學僉稱於時

七年己卯三十歲正月服闋

史際明曰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攜李間余時以諸生
從余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魯鄒濂
洛諸書商榷究竟蓋期許於驪黃之外云

長興丁元薦來問學元薦字長孺弱冠受尚書後官尚
寶司丞劉起東宗周推爲萬曆季年清議名臣第一

十二月會試北行

是秋涇凡公鄉試中式兄弟金與計偕別友莫純卿而行後祭純卿文稱其爲輔仁之友卹其孤嫠者甚至

八年庚辰三十一歲二月會試中式第二十名

主考吳縣瑤泉申公時行鄞縣丙仲余公有丁本房栢潭孫公呈二卷申一見決之曰此南北顧魏兩元也孫避嫌遂首魏而公居次終其身不敢當舉主之禮公亦以同學自居至孫歿公爲請卹始述生平知己之感

三月 殿試第二甲第二名 賜進士出身

吏部分送本部辦事

公與魏公懋權劉公國徵號榜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許慷慨論列江陵相一日語吳縣曰貴門生有三元會

日評騰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三公正約上書吳縣與其佳救公已屬稿見魏劉書歎服遂附名焉稿略曰竊聞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君子之領袖爲之連茹而進也今寧無君子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多小人非自能在朝也有小人之領袖爲之連茹而進也今寧有小人之領袖乎而何未見其少老師之於首揆將一切聽而順之歟吾懼其爲隨抑逆而挽之歟吾懼其爲激意者不激不隨之間有妙用存歟凡此皆所願聞也魏名允中南樂人劉名廷蘭漳浦人

四月

二十五日次子與沐生

六月授戶部廣東司主事 秋督遼東餉

在差月餘盡除從前陋規及餽贖諸例武臣子弟來學者隨才獎薦悉却其贄瀕行葺賀醫間先生祠

十月

母太君六袞初度作母壽徵言國徵劉公序略曰顧生念已成進士而其家贈君不及見於是作望

涇西阡之詩走使迎其母太夫人養京邸太夫人不可則欲請告歸太夫人又不可於是顧生作念母之詩已復念太夫人六十壽誕近矣手書其懿行示劉生且讀且解之曰孝哉顧生爲母之故而不可不有官按公初第時尚事吟咏以後遂不復措筆

九年辛巳三十二歲在戶部本科

主一切章奏見本科題名碑時丁丑建言被杖諸君子若繼山沈公思孝定宇趙公用賢南臯鄒公元標皆絳

察籍公與同舍修吾李公三才養沖姜公士昌淡爲不平明年儕鶴趙公南星入署語輒扼腕自是數公遂與朝局黨論相終始公與鄒一生從未識面切偲友誼金於書牘往返得之

十年壬午三十三歲

吳縣聘涇凡公入都教其子用懋因與弟用嘉俱北面事公寧國蕭思似以同官子問學思似字伯毅後舉於鄉與太倉徐鳴臯稱顧門兩孝廉徐字去聞皆先事陽明之學自是始知歸嚮

覃恩授承德郎贈父如公官封母太安人配安人

六月 江陵病舉朝爲釀金禱於東岳公不可同官危之代爲署名公馳騎醮壇手抹去之幸江陵尋卒得

免於禍是月差往張家口發互市馬價

關中馮從吾來問學

從吾字仲好長安人受業京邸後官司空謚恭定世稱少墟先生爲關學之宗仲好去師門最遠前後立朝都不相值集有答楊運長書曰近顧先生寄小心齋劄記辨無善無惡之說極其痛快向來都門曾從先生游別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甚奇門下謂千聖相傳道脉不至顛墜顧先生真其人矣不佞何敢當公嘗與仲好書曰敬問吾少墟年來何爲方今宇內事一切如不繫之舟未有分付處此猶人所共見共知至於吾夫子一大事亦若無以異然却多不見不知公之潛心於茲久矣其何以啓我助我輒從王柱山寄蕪刻請正繆

妄填胸無逃明眼願勿爲姑息之愛孤我萬里睽睽也
又答張鷟山舜典曰少墟侍御向在都門曾有一日之
雅不謂別來卓詣如此時仲好持所爲辨學錄屬張求
教蓋公門下第一人

十二月調吏部稽勲司主事

十一年癸未三十四歲

正月

大計白同鄉華叅政啓直之誣於尚書嚴公清時
許相國將主會試公上書略曰天下事所以壞者

其初起於一人之私有附之者焉又有效之者焉日積
月累以至敗壞而不可收拾今之貢舉實類於是江陵
稅政惟此不變且或從而甚之又從而爲之辭曰科場
公典也意而收之則睚意而棄之則矯付之無心而已

是言也乃雍容之雅談非救時之切論也夫救時者未
有不用矯者也用之以乖世忤俗則不可若用之於今
日科場以裁宰輔之子弟將賜谷以西昧谷以東人人
快之夫何病於矯許不能用

二月

涇凡公會試中式見公方具告乞歸進曰弟知兄
念母甚弟歸侍養兄居銓衡之地務安心盡職爲
國事人才計可也遂不與殿試而南吳縣欲以館選收
之竟不可得

三月調考功司 五月調文選司

魏公見泉疏論蒲州吳縣二相子科場事謫外李公修
吾救之亦謫公請於吳縣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
亦率能優容獨科場事無摘及者以其爲執政所諱也
竊以爲魏李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優容兩人方

是真能優容吳縣曰有張老先生主裁吾不得與亾何
蒲州以憂去公與同司孫公鑛再請魏李皆得南部魏
名允貞懋權兄也公在司日孜孜人材與同僚爲會以
所見聞相證窮荒下吏巖穴潛德務於闡人所不知未
幾尚書嚴公致仕繼之者海豐楊巍

秋給假旋里

出都之日書約魏公懋權會於臨清偕行至張秋訪孟
公我疆論學兩日夜過荆門驛始別孟名秋在平人
抵家後同邑安希范來問學希范字小范家膠山去涇
最近時年甫冠公與語喜曰吾窺子志非沾沾以一第
自榮者因勉以性命之學後官南司封建言削籍爲東
林六君子之一

是冬抱涇白公子與淪後殤公兄弟約各房有子三四
人者更抱之於是仲季俱抱伯兄子一而公抱仲兄子
一友愛之誼至今可想

十二年甲申三十五歲家居讀易

公生平讀書多研求大旨不屑爲訓詁之學卽於五經
章句未數數然也惟易大全一書批閱再四蠅頭細字
錄諸說於其上方大約詳於義理略於象數首推周子
之太極而以無欲爲宗此則公生平易學也

五月

先一月聞劉公國徵之訃至是移書哭而告之曰
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國徵何選焉而置取舍

於其間惟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可憂度國徵不
免於懷也國徵其悉之乎南臯鄒氏之烈焉而徙定宇

趙氏之悲焉而違復菴吳氏之亮焉而誹勺原丁氏之切焉而詰芸熊董氏之犯焉而挫對茲黃氏之感焉而投健齋曾氏之愷焉而播蓮洙孟氏之挺焉而擯希字郭氏之勤焉而搖鴻臚范氏之諱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者也猶可知也若乃內權漸隆外權漸替君子小人如水如火強而平之須臾無忌耳何以能日此時事之無形者也不可也國徵其悉之乎庸得晏然而已哉雖然國徵往矣而余及懋權所與左右切磨相期於聲氣之表者固耿耿在也而今而往或國徵之所未究而懋權究焉猶之自國徵也又或懋權之所未究而余究焉亦猶之自國徵也異日者余當就懋權而裁焉國徵實濼圖之

十二月

撰高室朱孺人墓誌銘末云攀龍言母病二年日惟焚香誦諸佛經始外王母夢霞衣人持果

啖之覺而娠母之生口若時時持佛號者及卒體瑩瑩有光擬得道云顧某曰是非余所知也予所知者孺人女而女婦而婦母而母其於死生之際何所不廓如也自頃來海上曇陽之事起說者多好言怪余是以略而不論

鄉試本房黃公至涇留侍者三月丁長孺薦是歲讀書涇上公假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留涇予子視卯辰間尤盛宜興王永圖年十四公攜歸撫而教之妻以長女後歷郡守服官有聲績王字惟懷自是遂家於錫

十三年乙酉三十六歲家居讀春秋

名所居曰小心齋

乙巳劄記曰。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劄中
並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子又不能無疑。敢請曰。
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稱名道姓耳。試體之便
見。今試爲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
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
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何等
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
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
間耳。子嘗謂鄉黨一篇。文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
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吾十有五章。却是個小心。訣
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學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
尾呼應。最可味。是故謂之學。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
自家主張。知有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
一毫違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小

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嘗惺惺法。尹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精。曰。總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執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嘗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之曰。小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卽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服。莫只把來做個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七月

魏公懋權訃至。哭之如劉公有曰。足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不爾不以慊於志。故嘗

憂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毀譽利害。不以介於胸中。故嘗樂公自言此數語。乃懋權實錄。非他人所知。

與王辰玉衡書勸以避嫌勿與秋試辰玉太倉相錫爵之子也太倉意不懌然公特甚愛其才故爲忠告卽雲問陳繼儒最昵於王公時時與進嘗刻其所爲就正錄後庚戌攻淮二疏時傳出繼儒手公亦不問

十四年丙戌三十七歲春講學於泮宮

應邑令李公元冲之請紳士聽者雲集高存之攀龍與焉作困學記自云年二十有五聞令公與顧先生講學始志於學又作日記自云終身師事顧先生高初字雲從公教下後學第一人也

作李見羅先生文集序

略曰近世之學者沈於訓詁溺於辭章謏謏焉守咫尺之義不覩於大道有人焉起而招之曰爾其歸而求諸

心斯其意亦善矣。及此說既行，學者又日惟尋索本體，至於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曰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所便，而曰吾無愧於心而已，迹非所論也。愚竊傷之，見羅李先生始亦嘗習其說，已讀大學有得，磨勘累年，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爲本。一邵大學，又其註脚。此孔子既老，經綸徹有悟於性命也。嗚呼，深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爲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概置焉，而獨本修身何也？彼無形而虛，此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驕，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而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周程張朱，顧不揭此爲宗者，當時斯道大明，知學之士，謹於自守，雖以游揚之雜於佛老，未嘗不尊奉其師說。陸子公然與朱子抗，而規矩準繩，未嘗不嚴且

固也以是談心之害尚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慨耳故夫先生之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爲學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假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出此矣公弟子李侯元沖出其書示余心竊向往已從羅君止菴遊彌信輒不量銓次其集以爲聖學之復明於世必自先生始見羅名材元沖名復陽止菴名懋忠俱江右人

七月假滿北行

是春涇凡公殿試對策極言內寵將盛羣小將逞皇
上念鄭妃之勞特冊立爲皇貴妃以私而掩公以一已
而掩天下貴妃或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弄威福於外
奄人侍妾又將乘其偏矣
皇上懲張居正之專寄耳

目於二、三左右，臣以爲居正雖專與，皇上爲二則救之也，尚易。此輩且與皇上爲一，則救之也倍難。欲賞罰之信，且必豈可得乎？讀卷者誅之，置三甲後，涇凡公退而自傷，臣言之不得達。皇上也，卽達死無所恨。適海忠介公瑞爲御史，劾所詆涇，凡公與同年彭遵古、諸壽賢合疏糾之，削進士籍歸。一時海內稱頌。氏二難太安人喜曰：膝下有人矣。遂命公出候補。北行遇丁長孺於下邳，語及新叅，一似重有憂者。長孺避席曰：是方標正人，赤幟先生得無過乎？公曰：第識吾言異日當驗之。自臨清迂道過南樂，再爲文哭懋權。魏公云：寸心欲碎，萬象俱失，幾不能自持，交情可見。

九月補吏部驗封司主事

入都謁王太倉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近來有一
異事乎公曰願聞之王曰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爲非廟
堂所非外人必以爲是公曰又有一異事王曰何公曰
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爲是相
與笑而起

孟我疆問曰唐仁卿何以排王文成之甚公曰朱子以
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詞也何但仁卿
已爲唐述其語唐曰固也世之談良知者如鬼如蜮還
得爲文成諱否公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
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
成恐人將這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元虛去故就上面
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
賊也奈何歸罪文成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余
不能釋然耳唐名伯元澄海人

十五年丁亥三十八歲正月署稽勲司員外郎

二月

京察有毀同官呂公新吾於執政者幾中以考功法公力白其誣得免呂名坤寧陵人

三月初十日奏為恭陳當今一切務事十三日奉

聖旨降三級調外任用補湖廣桂陽州判官添註

辛公自修以左都御史主察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遂訐辛給事中陳與郊兩叅之實為何訖辛辛何皆罷御史高維崧等訟言之降調有差公慷慨上言其略曰起鳴之為君子為小人其訐自修也果有據果無據維崧等之為公為私此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既為起鳴罷自修而又降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在起鳴既

疑以宿覺蒙詭、在自修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爲排、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辨、皆過矣、爲今之計、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爲衆論、鄙自修當思何以爲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宜倍加簡省、久之精神透徹、誠意學如、雖褊心銳氣者、亦慚愧而恍然自失矣、抑臣又有感焉、諸臣非科道而建言者、必指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進取之捷徑、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戢、計無復之、而聊借以自蓋其醜、而逃於計典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國朝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金彬彬稱盛、獨言官之氣、稍不振、每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假令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怵、牽裾折檻、時不乏人、他曹亦無繇而奮

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爲也。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有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廢棄之，摧折之，一旦是非論定，安得而不加殊擢，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嫉其人，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之爲也。至於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矜束，聽者內懷不服，因而尋垢索瘢，於是遂置其言，并賤其人。假令言者果能潔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見棄，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之爲也。故臣以爲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爲罪，下何得以言爲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奉旨：這本

黨護高維崧等肆言沽名好生輕躁顧憲成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前有旨特諭各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稟堂官定議具奏顧憲成曾否呈稟堂上官也著回將話來命下尚書楊巍甲辭引罪而公謫判桂陽矣王京兆用汲曰顧勲部自反之說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侍郎瓚謂太倉曰勲部立論最平何以不免太倉曰渠執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陳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察勲部苦心恐亦不可不知公疏未上時問太倉與郊言是否太倉曰貴堂翁楊二老極贊以爲佳公曰老先生想亦必以爲佳矣但言官論人亦嘗事疏末慮有推刀於腹者無乃此君胸中有未帖帖處太倉曰君意似右辛而左何得無偏乎公曰今不須論人只論事便屬不妥若被拾之人一一尋箇對頭紛紛聚訟非政體也太倉不悅而罷

上詰問吏部

何無一人外補、因出呂公新吾山東叅政、新吾從與公
建言故亦爲時所忌、

之桂陽任過家省太安人

時太安人抱恙、公擬乞休、太安人促之曰、兒不行、人且
謂天官郎薄外補、如君命何、不得已束輕裝就道、至
江西、迂道臨川、謁周念庭先生、不值、因拜其母而行、

九月抵桂陽

朔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經道州、游月巖、相
傳爲周元公畫太極圖處、州人士咸來問業、公以此地
爲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三先生謫居、大有德惠於民、
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并愧文字外、無以益多士、語

見記中後有曾紹芳若蘭以進士令烏程公在任時所
教育也餘未詳

十二月以差歸

十六年戊子三十九歲正月抵家

秋重定大學

以聖經三綱領八條目三節爲首章以知止節入止至
善章以物有本末自天子本亂末治三節連聽訟知本
二節釋格物致知餘同今本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
矣其指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
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爲
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

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叅較。沈潛反覆，紬繹異同。如是者久之，迺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亾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銓次。私以講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

歲大饑，公兄弟各蠲廩粟以賑，諄李令救荒錄。

陞浙江處州府推官

公戀母不欲行。涇凡公適以薦起江西南康教授，兄弟爭欲控辭。太安人正色曰：君親等耳，無已，其一出一處乎。涇凡公曰：處州地近，兄弟往如桂陽前事可也。弟休矣。遂自請致仕，而促公之官。時涇凡公年三十有五。

十一月抵處州

公抵任專務德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公呼而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乎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朴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朴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已復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吾服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大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先於處州遇本房黃公奉之官舍留二月至離任始別

十七年己丑四十歲正月以差歸 二月抵家

浙巡按蔡御史行部至處州不敢以吏事見公卽假之差及歸太安人方病見四子列侍言笑如嘗時

五月二十六日太安人卒

時旱甚遺戒勿急舉襄而命公兄弟捐賑如戊子公哀毀如喪贈公時前後喪葬悉遵家禮

十八年庚寅四十一歲合葬太安人於贈公之兆

及門會葬者多卽留涇肄業

十九年辛卯四十二歲

嘉善夏九鼎錢士升偕來問學九鼎字台卿嘗曰吾以經生言求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性命根源時事肯綮而吾經生言顧獨進益信爲學當反求之心也及秋中舉會試瀕行公曰子往母失李見羅先生台卿至都李

方在繫從獄中受修身爲本之旨登第後特疏救之士
升字抑之時猶未冠公語台卿曰抑之冲年而意甚廣
賢之所與朝夕切磨者可見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
不勝睠睠惟賢留意抑之明末賢相也台卿官安福令
卒其爲學苦思力踐不愧兩先生弟子又抑之第士晉
問學年月未詳

鄒公孚如在吏部公與之書一願足下求賢以自廣勉
諸同僚以一體之誼俾各竭所知祖宗設官獨於吏
部按省而定其人正虞廷四門四目四聰之旨一願足
下沈機獨運操其不測於規矩準繩之外無徇無抑善
惡分明勿但外存撫按之體內存臺諫之體反將吏部
之體作第二義一願足下革除宰相朝房請教陋規此
規始嚴分宜至江陵彌甚堂堂天曹爲內閣作牛馬走
猶曰吾欲同心以相濟也吾誰欺欺天乎懋權國徵云

三言一
三
公第復狼籍草野足下一人獨肩千古之責足下之志
伸卽第之志伸卽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鄉名觀光
雲夢人

八月服闋 十月給米於族之貧者

太安人遺租三百餘石公兄弟戒母分授收穫後召族
人之貧者量多寡給之自是歲以爲嘗

十二月補福建泉州府推官

二十年壬辰四十三歲正月舉公廉寡愆天下推官第一

主計吏部尚書陸公五臺鄉考功孚如簡廉吏二十餘
人用示風勵公時補泉州未赴以前任獲首旌焉陸名

光祖平湖人

作大學通考大學質言

自序通考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曙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爲定至如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徇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其得也非以爲在己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爲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故備而錄之俾覽者得詳焉

涇凡公序質言曰余兄叔時旣編定大學爲一卷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爲一卷同異得失大要

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畧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
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
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卽諸釋
文亦惟援古昔稱先民稍加抽繹而已不能別爲之說
也今何從更贊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
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
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贊一辭子曰善已謂子
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足
以盡厭於天下後世況吾儕乎顧執已而自遂也於是
時時進子而商之子退而籍其語命曰質言仲尼不云
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二月 公問涇凡公近來作何工夫涇凡公曰上不從元
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

恰好處。公曰喫緊只在認取自家。涇凡公曰第默默自
怵。半近狂。半近狃。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遠。公曰
粗是真色。鍊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狃原是粗中行。中行
只是細狂狃。若不論真不真。止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
中行處。豈特狂狃不如涇凡。公曰粗之一字。害亦不小。
公曰果能認得自家。則一切病痛如邪魔野祟。見日自
消。譬諸身處春秋。認定孔子作主。五伯如何上得前。身
處戰國。認定孟子作主。七雄如何上得前。涇凡公曰此
正兄性善之旨也。詳事定錄。

高存之。謁選請教。公曰足下行矣。無以爲足。下贈涉世
之難。非一日矣。譬諸行路者。然東西南北。俄而易面。不
自覺也。惟善學者能於不自覺之時。嘗喚醒耳。高錄其
語於小冊。敬佩之。

序邵文莊公二泉先生年譜

四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

本朝二百餘年銓司出而復入者自公始將北行會陸公五臺南還過錫公從容請問明春內計應如何陸曰只要處得四衙門停當世道污隆人心向背都在這裏公退而歎曰可謂要言不煩四衙門蓋翰銓科道云涇凡公亦於是月起北直保定府教授九月陞國子監博士

秋赴任北行 至京陞驗封司員外郎

到任奉堂劄委查題覆堂稿本司文移撥吏書冊及新設各官薦語簿一切有無故誤情弊時尚書立峰孫公籠餘姚人

二十一年癸巳四十四歲二月初七日奏爲建儲重典

國本攸關事

先是羣臣請立皇長子爲太子。上諭少待羣臣數請。上數改期。且盛怒諸言者。是歲正月命金封三王。以待嫡出。公倡四司上疏爭之。略曰。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所載立嫡待嫡二條。殊與今事不類。乃以其合於已也。援而附之。是爲遵祖訓乎。是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金不封王。乃以其不合於已也。置弗爲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天子繫乎天。太子繫乎父。不可得而爵者也。今欲金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其不可三也。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元子

升儲諸子分藩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偪所由也。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爲法。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矣。其不可五也。且夫皇上之元子卽皇后之元子。今庶民之妾有子。亦以其妻爲嫡母。豈必如輔臣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俄而一改再改。猶可以歲月爲期。今日待嫡。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其不可七也。天下之主。以天下爲心。自金封之命下。聞者愕然若驚。小民囂然聚族而議。皇上責錫爵以擔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卽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卽皇上亦不能爲臣

等解其不可九也。伏願皇上斷自宸衷，亟舉冊立大典，宗社幸甚。又上書太倉相，責以從中調停，請示定期。時涇凡公已於正月陞儀制司主事，史際明在刑科，夏台卿辦事禮部，各疏力爭，事尋寢。

三十日調考功司

三月奏爲聞 命惕衷自慚獨免事

尚書立峰孫公與趙考功儕鶴主察一秉至公，黜執政私人，時太倉再召兼程赴闕，及至則察疏已先一日上矣。給事中劉道隆言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奉旨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著堂上官回話。公奉孫公命代爲具疏，略言臣子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臣受事以來，矢志奉公，謂之盡職則可，謂之專權似未

也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皆在於此臣實耳
不忍聞初四日奉 旨這本通不認罪明是吏部專權
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公與李公元冲
合奏言計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議留虞淳
熙楊于庭臣實從臾之伏願 皇上念南星自謀則拙
謀國則忠還其原職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
一併罷斥不報迨救者羣起 上益怒革功郎職涇凡
公與史際明金糾閣臣史擬杖得寬 旨予告而涇凡
公於同官陳泰來疏內批出降三級調外補河南光州
判官卽日赴任至六月以差歸

五月

孫公十疏求去右侍郎見麓蔡公國珍署部事適
南臯鄒公告病蔡曰昨太倉言 皇上遣中官持

鄒疏至閣著放他去公曰放去是耶宜將而順之非取
宜匡而救之若不問所以 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

如是是惟 皇上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主德也、相國曰如是、吏部遂亦曰如是、是惟相國之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後數日、蔡問及公對如前、又久之、蔡曰、君所執良是、覆擬留用、奉旨、鄒元標著照舊供職。

七月陞驗封司郎中

吏部尚書缺、推代者定字趙公、新任左侍郎、署部事、太倉屬首推羅宗伯萬化、公曰、不可、內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內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四科曰、嘉靖間不嘗用呂餘姚嚴嘗熟乎、公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內閣、出自相指、不可、我 太祖罷中書省

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內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一人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權臣之甚不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國家之甚不利也理亂安危之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一途卽冢宰兼推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乎故論用人大道理只當問其孰可爲內閣孰可爲冢宰不當問其孰爲某衙門論救時大機括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熟察而深計也因與劉偕謁趙趙曰業已成議且吳鎮事下部羅意頗不佳彼以我爲爲是之故也公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聽內閣指使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內閣痛恨免歸千萬思算出此一

著與吏部合爲一家。昔高新鄭以內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日進部。是以全身爲分身也。今內閣用其同衙門爲冢宰。是以分身爲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恐日圍其殼中而不知耳。趙往言於太倉。太倉問誰爲此議。趙曰：顧驗卦。太倉佛然。然無以奪。遂改推得心谷陳公有年。亦餘姚人。

八月調考功司 十月二十九日調文選司

又十一月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事十九日奉 聖旨新

奉旨留用官告病的都不准吏部知道

言臣稟氣素弱。近陟選司。諸務繁雜。朝夕拮据。遂致心脾受傷。堂官再三督臣視事。不得已仰瀆天聽。乞放臣

回籍調理云云。先是趙公定字爲吳鎮所訐，不一月謝病歸。公與都御史李公世達、戶部侍郎李公愷謂趙賢者且大臣不宜以小人訐告罷。戶侍再疏力爲申辨。章下都察院擬薄治鎮罪，忽戶部郎中鄭材、楊應宿并攻二李內閣陰陽其辭。二李皆自劾去。後高存之上惜才遠佞疏極言應宿猖獗狀，侵閣臣。應宿言高疏出，顧某指使且肆擊前後吏部趙南星、劉四科奉旨部院會同該科問他何以見得吏部有許多贓私及攀龍爲靈成所使云云。覆擬攀龍罰俸，應宿降級。及旨下，攀龍再降邊方雜職，鄭材再辨不罪也。公鬱鬱抱志，屢請堂官具題告假不得。疏上復不允。念堅請則似區區惜身名者，姑就其力所能爲。按次第爲之，必不得而後去。復勉出視事。應宿疏中有云：顧某穢迹雖少於劉某，而意大膽大，則又過之。公笑謂同署黃太垣曰：昔韓魏公好

獎人善獨膽之一字不肯許人楊君漫以見許愧不能當耳公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個巡撫十三個提舉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也

十二月

安小范以南吏部主事疏論趙吳楊鄭等前事奉旨逮問因閣臣論救姑從寬革職丁長孺

補中書舍人越一月上言極陳時弊有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者二復及前事兩章皆直糾首輔又皆公門人羣小愈側目於公矣

二十二年甲午四十五歲五月會推閣臣忤旨降雜職

尋革職爲民

太倉數以病告請添閣臣。上諭吏部將堪任者先名
 望不拘資品多推六七員候點用尚書陳公謂公且勿
 言某某應推退而各擬七人及相見質之皆合又皆以
 舊閣臣王公家屏居首次尚書沈公鯉一貫舊尚書孫
 公鑰都御史孫公丕揚少詹事馮公琦侍郎鄧公以讚
 陳大喜令言之太倉太倉曰何不推羅宗伯公曰外議
 與者半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推老先生認乎抑自認
 乎推老先生認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太倉曰羅
 前推冢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內閣今推內閣何又不可
 耶公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太倉復屬趙蘭溪言之公曰
 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陳曰公
 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趙侍郎參魯羅之門人也
 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公公曰此
 非本司所得專也時陳註籍趙當主會推事奮曰吾明

日必推之。看司官何爲。陳笑曰。堂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若老先生舉口。而司官停筆不下。作何收拾。趙恚甚。歸亦註籍。公往言曰。然則此事。司官任之乎。萬一有言。老先生何辭以應。趙不得已。出諭於衆曰。朝中可推者甚多。但陳老先生之所主裁。顧郎中之所採訪。止於如此。聞者怪之。奏上。奉旨。詰責著將舊推閣臣通寫來看。於是列舊尚書陸公光祖。都御史李公世遠。尚書陳公于陛。併萬化名。上點用沈一貫。陳于陛。二員。仍切責吏部。擅擬起召輔臣。且仍推都御史等。該司官俱降雜職。陳具疏引咎。乞還司官職。不允。又言。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謝遷。李本。皆以四品入閣。而吏部尚書。聞淵耿裕。金列首推。臣謬以家屏等人望所屬。籠丕揚爲不拘資。琦爲不拘品。世達乃向年曾推。故遵旨通列。陛下奈何舍臣而罪司官。又不允。因內閣疏救。止降

該司郎中一員盧侍御明諷言之內批顧憲成姑且革職爲民不許朦朧推陞盧明諷降一級調外任遂給諫中立又言之遂并明諷革職中立降調且盡褫選司而回籍之黃公縉陞任之章公嘉楨俱不免矣當會推之日科中適有疏彈羅趙言此事臣一毫無與供職如舊陳始終求去疏十四上始得請公聞命卽出都門送者甚衆

司選時具疎劣招尤懇賜罷斥疏言近者考選科道臣始而核諸同僚之訪單旣而叅諸臺省之訪單終而合之取成於堂官一念兢兢毫無意必而周京畔者竟以缺望悉力詆臣伏蒙 皇上曲賜矜照平時非有令譽之足憑而不疑其素聞謫非有片言之自白而不信其誣方且督以安靜戒其煩擾臣小臣也何以得此感極涕零臣誠不肖少嘗誦致身之訓何敢以是區區者爲

恤但有如同里而不能知其人則人人可罔南臺而不足厭其望則人人可仇紛紜之端臣實啓之如國體何哉乞潤臣愚放歸幸甚疏已具陳公曰選事倚君若左右手奈何言去止之公嘗言同鄉中王翼菴最剛介可居此席王名就學武進人明年以儀曹郎調吏部

六月

避暑於張家灣俟新秋啓行有問銓局者公曰秉

銓須是心眼合一自疎菴王公在事倒瀾已甚寅所嚴公不要錢矣無能有所振作也二山楊公一味模稜久而其術亦窮惟宋商丘奉職循理孜孜在公可謂有其心矣陸平湖激濁揚清風規皎皎可謂有其眼矣故識者以爲論執持當推宋論作用當推陸在宋實開反正之漸在陸遂收旋轉之功宋類狷陸類狂立峰心谷兩餘姚則依稀具中行之槩焉四君子一時後先柄

事世道之福也、皆不得久於其位、惜哉、

丁長孺曰、先生掌選事、婁江故爲折節、若推心置先生腹者、先生有所推轂、必以告、婁江曰諾、復云、奈釜鬻何、一日值其休沐、先生推孟公一豚、南通政、王公德新、南水部郎、疏上、輒下、婁江曰、主上朕兆甚佳、君啓事正宜急、先生曰、有好朕兆、不敢以激聒債也、默相機行之、半歲中、沈歸德公以南宗伯召、饒比部伸起、南銓郎、王太僕士性、李納言、盛春、江廷尉、東之、李光祿植、武起、謫籍、或藩臬、或在告、一旦濟濟九列、徵君劉元卿、以國子博士、不期月、轉儀曹郎、婁江性下急、議論或不相下、先生輒平氣以柔之、曰、天下事、非一家私事、願各捐成心也、當是時、內而巨璫、外而宵小、日伺隙以逞、先生挺挺發舒、無所避忌、方其持大議、決大事、斧斷犀擊、氣雄賁育、若迺虛懷雅度、談言微中、又令人意消、一黃門例推

中州臬巡方使者劾其逾限也事下部先生曰比處小人科其本罪足矣寧留不盡之意於法外況苛求乎疏覆罰俸三月其寬平類如此嘗自謂得觀人之法於尼聖有五案焉退鄉愿進狂狷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惡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故事考選臺省率寄耳目於咨訪先生質諸清議間出獨裁某郎聲望蔚起先生曰非端人也擬外抑之爲同事者所持未幾一給事逐一風力御史卽其人也某令誨書盈篋且兩仕不一登薦剡先生力拔之尋以逐一佞臣稱名諫議或曰其人月旦甚不佳先生曰臺省以言爲責吾第取其稱職已矣其邪正之辨吐茹之幾恒出人意表

九月抵家有疾始作小心齋劄記

公在部時已積勞成疾至是頻苦眩暈病中體究心性有所得輒劄記之始於甲午迄於辛亥手自刪訂爲十八卷鄒公南臯稱其書沉潛粹密與薛文清公讀書錄相表裏

夏台卿時丁憂聞公旋里復假館邑之孫氏來學於涇借至者李衷純元白葉晝陽升與錢抑之俱留涇上元白時困塲屋各籍甚公卿間陽升以學行稱

二十三年乙未四十六歲家居有疾

三月

病幾殆諸子環泣公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甦吟三絕句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

息盈虛總自然若欲個中生去取請看四十六年前
嚶
嚶
安擬古之人歲月蹉跎忽至今一息尚存應有事莫

將歿壽貳吾心喟然尼父欲無言堅白紛紛盡等閒但
得此身還造化不留一字與人間一夕夢涇凡公手書
一卷視之則金滕篇也覺後再夢涇凡公誦聲琅琅又
卽金滕篇詰朝與語不答而察其色喜甚再三詰之乃
曰第連夕私禱上帝願以身代兄不可願減算益兄卽
室人不知也今屢見兄夢上帝其矜而許之矣公記其
語示子孫無忘焉

二十四年丙申四十七歲春夏有疾秋始愈

史際明曰孟麟省先生榻前先生曰余病百藥不愈奈
何余曰先生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昔謝上蔡言習忘可
以已疾先生請試之何如後數月先生見召謂曰吾輩
素輕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余曰此以無心爲忘

也。龜山先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念之念也。先生頷之，病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時已歷春夏矣。

又八月

作本房黃公墓誌銘，其子拱寧、孫命紳、命聲等公次第悉爲薦剡。

九月

涇凡公病劇，公憂之，寢食俱廢。以間問曰：弟意中何如？涇凡公曰：此時只有氣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攬入他念，便是自暴自棄。公兄弟學九金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

歲暮，唐文選仁卿假歸，特過涇上，公問近日國事何如。唐曰：他無足慮，惟沈司馬繼山外結新建內結權璫，必亂天下。公曰：沈與新建交情固不泛泛，但骯髒自喜，必不爲新建用。至結璫非賄不可，渠將何所取資？此論從

何處來都下所相與何人恐不得不分任其過也少待之沈旦夕歸耳唐行沈歸信亦至中途詒札謝失言其時門戶角立羣小多爲間諜以疑誤正人後十餘年沈復有劉金吾僞書之事

作示兒帖

凡爲父兄莫不愛其子余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讀之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僚博一第再仕

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昔在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再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了大儒。連科甲亦無用處。又何有於一秀才。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之簡。及應試與淳補邑庠生。又二年與沐遊郡庠。

二十五年丁酉四十八歲作遷經錄

大旨闡明性善。闢二氏虛無之說。而於姚江所謂知行合一者。務反覆辨論。以求至當。後作證性編。此稿遂不

復傳示涇凡公亦有俳言之作向附還經錄後意解略
同

答門人書論學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開示
來學乃從上相傳一滴真血既是親生又是親乳故撫
摩鞠育周慮曲防無所不至看到瑣碎處愈見懇惻只
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直指單提豈不徑捷
豈不痛快却只說得一邊話諺所云不哭的孩兒誰不
會抱此之謂也足下蓋見諸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
而不發於說功夫處則津津不憚煩近於勞苦費力便
擬爲乳娘見近儒於說功夫處往往薄而不屑於說本
體處則津津可喜近於親切貼肉便擬爲親娘似非究
竟義平心論之近儒的念頭亦與親生親乳一般但緣

他看得自家易長易養遂認世間孩兒都易長易養不甚以乳食爲急諸大儒却知孩兒有易長的亦有難長的有易養的亦有難養的縱一胞胎所生尚自兩般三樣不能不多方呵護耳竊有一疑堯舜孔孟豈不大聖大賢而兢兢業業到老汲汲皇皇到老君臣儆戒師弟切磨不遺餘力將其難長難養反不如近儒易長易養耶抑其繩拘尺縛尚不知有單提直指之妙訣耶殆非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髮放鬆淵墜冰陷是故見其易者未必果易還是心粗見其難者未必果難還是心細足下試看細的是本體粗的是本體這本體卽在功夫之中還在功夫之外便知那箇是親娘那箇是乳娘也足下又遡自宋及於我明後先諸儒考其因時立教之方謂仁義禮智互相補救今宜實之以信大意亦近至自按垂髻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髻淺覺信之難

全欲求返異歸同。最是切問語云：自家有病，自家醫。又云：知得病便是藥。子復何云？無已。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夫何故？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千病萬病皆從此起。我要爲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爲惡，這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爲善。便真能爲善，要不爲惡，便真能不爲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真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每誦之，輒爲洒然。若識不破，跳不過。終日營營，只要陪奉這軀殼，其與糞壤之蠅蛆何異？到那裏無論親娘乳娘都救不得也。足下其歸而體之，如有可否，願以復我。

課士於同人堂

連歲弟子雲集，鄰居梵宇，僦寓都遍，至無所容。公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構書室數十楹，以居之。省其勤窳，資其乏絕。溪之南北，晝則書聲琅琅如也，夕則膏火輝輝如也。過者停舟歎羨，卽行旅皆欲出於其途。涇白公乃於小心齋之東，闢同人堂，規制弘敞，萃四方學者。及子弟甥姪，月凡再試。涇白公臨而課之，自爲程以質多士，刻之曰：「信心草，賞罰激勸，會規嚴甚，試畢，做糊名易書之法。」公親爲甲乙，擇其中之可以語上者，朝夕鏃礪。期於有成。繆昌期當時久困諸生，馬世奇君嘗方垂髫，僉留之家塾。又數年，張可大觀甫以都司駐劉河來問業，皆受公知遇最奇。其後繆死，璫馬死寇，張死登萊之難，論者以爲程朱之門所未有也。其餘以文學政事稱。

者另有錄

有問佛學者公曰佛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曰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

又曰告子以無善無惡之說凌跨性善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之說描寫性善兩下語意迥然不同然總是一個空其相去亦一間耳或曰若是則陽明僅與告子班乎曰告子恐未可小覷釋典七佛偈及二十七祖相囑付之語大指不越無善無惡四字業已被告子道破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而告子亦曰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其學正與二氏相

表裏學者特以曾經孟子關過、不敢與之主張耳。從上
聖賢費盡氣力、只要扶策這個善字。告子費盡氣力、只
要壓倒這個善字。孟子安得不鬪。曰：荀子道性惡、不尤
甚乎。曰：荀子道性惡、將惡做不好的看。告子并將善做
不好的看。荀子還是強人爲善。告子直是嫌人爲善。其
爲流害、孰大孰小。曰：陽明之視告子、畢竟何如。曰：從上
聖賢道性善、都是實實地就本體上指點出來。陽明道
性無善無惡、却是虛虛地就光景上形容出來。一邊作
平常說、一邊作元妙說、只這些意思、便會做病。余不敢
以陽明爲告子、至其自以爲傳心秘藏、趨顏子明道而
上、恐亦未必然也。

里中錢振先其若、家極貧、同人之會、公議之於童子中。
留與馬君嘗共筆研、後成進士、守郡歸、亦以節著。